

[论著]

吸毒患者家庭环境与抑郁等关系研究 及其对未来心理干预的启示

易春丽^{*} 陈凌隽² 魏依¹ 周婷³

¹(北京大学心理系, 北京, 100871)

²(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1)

³(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北京, 100191)

摘要 目的: 对家庭环境给吸毒患者带来的抑郁、羞耻、自尊和社会期望的影响进行考察, 并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些相关的心理干预策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 使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第 3 版 (FES- CV- III)、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S- D)、自尊量表 (SES) 和社会期望量表 (MCSD), 对来自湖北 5 个针对吸毒患者康复的治疗社区 (therapeutic community TC) 的 105 名成员进行了考察。结果: (1) 吸毒患者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与社会期望、抑郁呈非常显著和显著负相关 ($P < 0.001/0.05$), 与自尊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P < 0.001$); 矛盾性与社会期望、抑郁呈非常显著正相关 ($P < 0.01/0.001$), 与自尊呈非常显著负相关 ($P < 0.01$); 知识性与社会期望、抑郁呈非常显著负相关 ($P < 0.01$), 与自尊呈非常显著正相关 ($P < 0.01$)。 (2) 吸毒患者的自尊和社会期望有显著的负相关 ($P < 0.01$), 社会期望与羞耻、抑郁有显著的正相关 ($P < 0.01$), 但吸毒患者的自尊和羞耻的相关不显著。结论: 吸毒患者的家庭环境因素与其抑郁、社会期望和自尊水平有很高的相关性, 尤其是亲密度、矛盾性和知识性。这些结果也给针对吸毒患者未来的心理干预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

关键词 吸毒患者; 家庭环境; 抑郁; 羞耻; 自尊; 社会期望; 心理干预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DEPRESSION AND HINTS OF FUTUR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YI Chunli¹, CHEN Lingjun², WEI Yi¹, ZHOU Ting³

¹(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²(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³(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ealth Science Cent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how family environment affected drug abusers' shame, self-esteem,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depression, and to offer som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ve drug abusers from 5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in Hubei Province filled up the following questionnaires: the third Chinese version of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 CV- III),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CES- D), Self-Esteem Scale (SES), Shame Scale, Marlowe-Crowne Social Desirability (MCSD). Results: (1) The cohesion of family environment of the drug abuser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 ($P < 0.001$),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depression ($P < 0.001/0.05$); the conflict of family environmen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 ($P < 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depression ($P < 0.01/0.001$); the intellectual-cultural orientation of family environm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 ($P < 0.01$),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depression ($P < 0.01$); (2) The self-esteem

* 通讯作者: E-mail: chunli@pku.edu.cn

of the drug abuser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desirability ($P < 0.01$), and the social desirability of drug abuser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hame and depression ($P < 0.01$), b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esteem and shame wa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Family environment of drug abusers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self-esteem,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depression, especially the cohesion, conflict and intellectual-cultural ori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outcome, we have some hint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drug abusers, including individual therapy, group therapy and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therapy.

KEY WORDS drug abusers, family environment, depression, shame, self-esteem, social desirabilit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家庭环境与吸毒密切相关。一项对武汉市女性吸毒者的家庭背景及教养方式的研究表明,吸毒者与父母关系紧张者所占比例和父母采用不良教养方式所占比例都显著高于对照组。并认为女性吸毒者家庭环境中所存在的缺陷是导致其吸毒的重要原因^[1]。另外两项研究则通过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第3次修订版(FES-CV-III)全面考察了吸毒者的家庭环境特点,并发现吸毒者家庭环境中的负性因素得分显著高于常模,正性因素得分显著低于常模^[2-3]。

同时,家庭环境的影响也是持久和多方面的,一项对焦虑抑郁中学生的研究发现,研究组在亲密度、情感表达、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观、组织性、控制性等8个因子方面得分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4]。

而对于吸毒患者这个特殊群体来说,低自尊和高抑郁水平是其显著特点^[5-6]。所以本研究综合之前的成果,将家庭环境和吸毒患者的抑郁自尊联合起来考察,并挖掘出了它们的内在相关。此外,在普通人群中,抑郁和羞耻感、自尊有很高的相关^[7],自尊也和羞耻感、社会期望密切相关^[8-9],本研究进一步在吸毒患者中探索了这四者的相互关系。并根据得出的结果给出了一些相关的心理干预的策略。

1 方法

1.1 研究工具

1.1.1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第3次修订版(the third Chinese version of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CV-III):该量表分为10个分量表,分别评价10个不同的家庭社会和环境特征,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10]。

1.1.2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CES-D):共有20个条目,代表了抑郁症状的主要方面,总分范围为0-60,分数越高抑郁出现频度越高^[10]。

1.1.3 社会期望量表(Marlow-Crowne Social Desirability, MSCD):共33个条目。量表得分范围是0-33分,高分表示较强的认可需要^[10]。

1.1.4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共10个条目,分数越高,表明受试者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越高^[10]。

1.1.5 羞耻量表(Shame Scale):共29个条目,4点量表。总分为各选项得分的简单累加,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的羞耻感越强烈^[11]。

1.2 被试

2005年10月,在湖北省5个吸毒患者康复治疗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y TC)进行系列讲座后,对社区各类曾吸毒人员施测相关量表,这些社区曾参与心理治疗项目。被试自愿参加且态度良好。共有105例被试填写了全部问卷,其中男66例(62.9%),女37例(35.2%),性别信息缺失2例(1.9%)。年龄19-50(31.88% s 61.70) a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11.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被试的吸毒、工作等基本情况

根据被试所填基本信息,绝大部分被试操守时间都很短暂,在1a之内(89.2%),来自城市(93.9%),从朋友那里获得毒品(70.3%),并认为自己的交友有问题(74.0%),不知道获得心理帮助的方式(67.0%)。

约2/3的被试未婚或离婚(64.4%),无子女的被试偏多(64.3%),学历普遍偏低,高学历(大学/

大专)仅占 221.7%, 家庭月收入在 1000 以上的被试偏多 (641.3%)。就工作而言, 现在有工作的占 611.9%, 对工作不满意的很少 (211.9%), 认为工作压力大的很少 (171.0%), 有工作成就感的偏多 (641.8%)。

212 家庭环境与羞耻、自尊、社会期望、抑郁的相关性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与社会期望、抑郁呈非常显著和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 01359 和 - 01232, $P < 0101/0105$), 与自尊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1375, $P < 01001$); 矛盾性与社会期望、抑郁呈非常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1398 和 01258, $P < 0101/01001$), 与自尊呈非常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 - 01303, $P < 0101$); 知识性与社会期望、抑郁呈非常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 01336 和 - 01337, $P < 0101$), 与自尊呈非常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1343, $P < 0101$); 娱乐性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 - 01231, $P < 0105$), 与自尊呈非常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1270, $P < 0101$); 道德宗教观与社会期望呈非常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 01394, $P < 0101$), 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1218, $P < 0105$); 组织性与羞耻、社会期望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 01251 和 - 01212, $P < 0105$), 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1229, $P < 0105$)。

表 1 羞耻、自尊、社会期望、抑郁与家庭环境的相关性

	羞耻	自尊	社会期望	抑郁
亲密度	- .149	.375***	-.359**	-.232
情感表达	.076	.160	-.156	-.065
矛盾性	.153	-.303*	.398*	.258**
独立性	.035	-.048	.198	.134
成功性	-.163	.291**	-.102	-.172
知识性	-.161	.343**	-.336*	-.337*
娱乐性	-.056	.270**	-.150	-.231†
道德宗教观	-.180	.218*	-.394**	-.113
组织性	-.251†	.229*	-.212*	-.109
控制性	.062	.149	-.004	.054

* $P < 0105$ ** $P < 0101$ *** $P < 01001$, 表示相关显著和非常显著

213 羞耻、自尊、社会期望、抑郁彼此间的相关性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 羞耻与社会期望、抑郁有显著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1362 和 01420), 自

尊与社会期望、抑郁有显著的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 01344 和 - 01455, $P < 0101$), 社会期望与羞耻、抑郁有显著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 01362 和 01374, $P < 0101$)。但吸毒患者的自尊和羞耻的相关不显著。

表 2 羞耻、自尊、社会期望、抑郁彼此间的相关性

	羞耻	自尊	社会期望
自尊	-.098		
社会期望	.362*	-.344*	
抑郁	.420*	-.455*	.374*

** $P < 0101$, 表示相关非常显著

3 讨论

311 从被试的基本信息和工作状况分析吸毒原因

从表面上看, 被试(吸毒者)和工作本身的关系不大。被试对工作的满意度都比较高, 只有少部分被试感到工作压力, 且约有 2/3 的被试对工作有成就感。但这也有可能是吸毒患者所具有的安于现状和不思进取的人格特点造成的^[12]。而吸毒则和负性的人际交往有强相关性, 且两者构成一定的恶性循环。交友出现问题时, 可以从朋友那里获得毒品, 而毒品进一步损害人际关系。

312 家庭环境的影响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做出并通常持有的评价, 它表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重要的、成功和有价值的^[10]。抑郁是一种痛苦的负性体验, 其典型症状有心境低落, 兴趣和愉快感丧失, 精力下降, 还有一些附加的症状, 如思维能力减退, 自尊低, 自责、自罪, 认为前途暗淡悲观, 有自伤或自杀的念头或行为, 有睡眠和食欲障碍等 (根据中国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第三版 CCMD- 3 抑郁诊断标准)。

以往的研究显示, 吸毒患者群体普遍自尊水平低和抑郁水平高^[5- 6], 我们的研究关注家庭环境和吸毒患者的自尊和抑郁等因素有怎样的关系, 根据本研究的相关分析可以推测出吸毒患者的家庭亲密度、知识性、娱乐性低, 矛盾性高。这与之前对吸毒患者家庭环境特点的两项研究结果一致^[2- 3]。

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 (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承诺帮助和支持的程度)、成功性 (将一般活动变为成就性竞争性活动的程度)、知识性 (对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的兴趣)、娱乐性 (参与社交娱乐活动的程度)

与自尊呈很强的正相关, 说明了家庭成员之间亲密的关系, 对各种活动的参与和重视都对自尊的建立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吸毒患者家庭在这些方面的匮乏则损害了自尊。矛盾性(家庭成员之间按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矛盾的程度)与自尊呈很强的负相关, 表明家庭冲突对自尊有破坏作用, 提示有效应对家庭冲突可能提升自尊。

而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则与社会期望、抑郁有很显著的负相关。有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彼此能够互相支持, 从而减轻了对社会认可的依赖; 同时也有效地减少了负性情绪, 降低抑郁的程度。相反吸毒患者家庭缺乏亲密的家庭成员关系, 彼此疏远, 这种关键的社会支持的缺乏, 会使得吸毒者更为在意社会的评判, 且在吸毒者应对压力时无法成为保护性因素有效预防抑郁的产生。

矛盾性(家庭成员之间按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矛盾的程度)与自尊存在很显著的负相关, 而与社会期望和抑郁有很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家庭冲突可能让成员对自身有更多的负性评价, 破坏自尊, 并产生更多的负性绝望情绪。已有的研究表明MCSD高分者对攻击有更强的抑制^[10], 这些家庭冲突所引起的厌恶感可能是这种抑制的根源, 也是矛盾性与社会期望负相关的一种可能的解释。

知识性则与社会期望、抑郁之间存在很显著的负相关。知识性与社会期望的负相关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对政治、社会及文化活动参与的兴趣高, 更容易使家庭成员形成独立自主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体系, 而忽视或轻视社会期望。与此类似的道德宗教观(对伦理、宗教和价值的重视程度)也和社会期望有显著的负相关。而这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体系同时也增加家庭成员的自信和智慧, 增加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而有效降低了抑郁的程度。而吸毒患者家庭则正好相反, 其对政治、社会文化活动参与的缺乏, 则可能导致成员更懒于思考, 对生活失去兴趣, 一方面更多抑郁情绪; 另一方面随波逐流, 更迫切依赖社会认可给与一种自我肯定。

当然如果从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修订后的内部一致性来看: 亲密度、矛盾性、文化性、组织性这几个因素比较好 (> 0.16), 而成功性、娱乐性较差 ($0.15 < < 0.16$), 情感表达、独立性、道德宗教观最差 (< 0.15)。所以关于相关的解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313 羞耻、自尊、社会期望、抑郁彼此间的相互关系
之前的研究表明抑郁和羞耻感有高的正相关, 同时自尊和抑郁、羞耻有很高的负相关^[7-8]; 而社会期望则与自尊有一定的正相关^[9]。

本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在吸毒患者中羞耻、自尊、社会期望、抑郁这四者的相互关系。得出的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略有不同: 其中, 抑郁与自尊的显著负相关及与羞耻的显著正相关, 与之前研究保持一致; 但自尊和社会期望的显著负相关和与羞耻的相关不显著则不同于以往的结果。此外研究还发现社会期望与羞耻、抑郁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这里的不一致有可能是由于被试本身的显著差异造成的, 之前的研究所选取的被试都是大学生, 而本研究则主要针对吸毒患者。

Marlow- Crowne社会期望量表既是一个社会期望性回答 (social desirable responding) 测评量表, 又是认可依赖人格的测量。并且, 越来越多的证据倾向于将结果解释改为对不认可的回避^[10]。有可能在吸毒患者这个群体中, 高的社会期望和低自尊、高羞耻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性: 吸毒患者知道吸毒是一种不被社会认可的行为, 同时由于家庭环境等原因对于社会认可非常依赖, 最后导致了对自己的评价极低。而很低的自尊即强烈的羞耻感让吸毒患者感到自身没有价值, 则更容易表现出对社会期望的不认同的回避。

而羞耻感是一种指向自我的痛苦、难堪和耻辱的负性情绪^[13]。这里羞耻感与自尊不相关, 可能是由于自尊和羞耻两个变量所涉及的自我属性不太一致。自尊指向的是更完整的自我, 属于更稳定的变量; 而羞耻则相对来说更灵活, 可以调节, 即使总体羞耻分数很高, 但和抑郁还是呈正相关, 即患者可能通过调整自身的羞耻感来缓解抑郁。吸毒患者可能因为在生活中有很多负性情绪而通过毒品寻求快乐的体验, 又由于长期吸毒的行为引发认知失调, 且吸毒患者更多地具有安于现状的人格特点^[12]。于是吸毒患者明确知道吸毒是件有害行为, 但对于这种行为部分患者可能采取回避羞耻的这种负性情绪。对于羞耻更深入的解释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314 研究结果对未来心理干预的启示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 低自尊和高抑郁水平是患者的一个显著特点^[5-6]。抑郁作为患者强烈的负性体验, 可能成为患者复吸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在针

对每个患者的个体和团体咨询中,应该重点关注吸毒患者自尊的提升和抑郁的缓解。自尊作为抑郁的中介变量,可以在咨询中帮助来访者提升对自我的评价,寻找生存的意义,改变抑郁情绪。

相对于羞耻感,自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变量,自尊的改善可能起到更根本的作用。相反,羞耻感对自身吸毒问题的回避则是一种不去面对自身现存的问题的心理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机制虽然有消极的作用,但在吸毒患者自尊提升之前却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故不能轻易打破这种防御机制,要在患者自尊真正得到提升以后,再去触动羞耻部分的内容。

此外,从本研究的另一部分结果来看,家庭环境对吸毒患者各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其中的亲密度和矛盾性两项,前者与社会期望、抑郁显著负相关与自尊显著正相关,后者则正好相反。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以及过往的相关研究^[2-3 5-6],可以对未来的心理干预提供一定的方向。在本研究中的家庭环境和自尊与抑郁的相关,我们认为,有效的心理干预除了关注患者自身外,必须重视家庭的作用。针对家庭干预可以包括两种方式:一是采用团体的方式对患者及其家庭成员进行家庭教育,二是针对患者进行家庭治疗。家庭教育主要是普及一些和戒毒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并且教会患者及其家庭成员一些家庭互动的技巧,比如通

过一起做事增加彼此的亲密感,家庭成员以良好的讨论和沟通模式降低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等。但是这种方式可能过于笼统,没有针对性;相对来说,另一种家庭治疗的方式,可能更为有效。这种方式将深入地和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接触,更为细腻直观地了解家庭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可以具体地观测到家庭成员是如何表述自身的攻击或为什么彼此缺乏感情的沟通等,有利于咨询师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帮助方式。这不仅有效的方式,且对于临床的研究也更为有益。

总之,自尊与抑郁是吸毒患者心理干预的重点;而以上两种方式的归结点也都应该是通过改善个体的认知和家庭环境,来提升来访者的自尊,从而达到降低来访者抑郁的目的,更好地解决吸毒患者的心理问题。

由于上述的干预建议只是根据研究的推测,因此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设计的干预方案能够得到实践的验证,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对干预中的细节不断调整。为了达成有效的干预效果,干预者需要有丰富的个体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的经验。对于吸毒患者的家庭干预,提升吸毒患者的自尊和缓解抑郁,是未来值得我们去尝试的干预方向。同时我们也要更深入地研究家庭的其他方面与吸毒患者的心理关系,为未来的干预奠定更加深厚的基础。

4 参考文献

- [1] 陈咏梅,王增珍,杨红梅,等. 武汉市 310 名女性吸毒者的家庭背景及教养方式 [J].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1999, 8(4): 300- 304
- [2] 严红英,陶志阳. 吸毒者家庭环境因素分析 [J]. 青年研究, 2005, 10: 41- 44
- [3] 王慧,张晓燕. 家庭环境与青少年吸毒行为的关系研究 [J]. 学术探索, 2001, 6: 57- 60
- [4] 李恒芬,曹素霞. 焦虑抑郁中学生的家庭环境和认知倾向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 20(9): 582- 585
- [5] 王剑跃. 103 例男性吸毒者抑郁状况与成瘾行为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 [J].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 2007, 13(3): 145- 147
- [6] 李鹏程. 吸毒者自尊水平、应对方式与吸毒行为的相关研究 [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06, 23(4): 234- 236
- [7] 王登峰,王燕,张雨新. 心理控制源与抑郁、羞耻及自尊关系初探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2, 6(5): 207- 210
- [8] 朱荣春,王通理,钱铭怡. 大学生羞耻感和心理健康以及自我效能、自尊的相关研究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13(4): 225- 227
- [9] 戴丽,张华玲. 大学生社会期望反应与自尊的关系研究 [J]. 中国校医, 2007, 21(5): 505- 507
- [10]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134- 388
- [11] 钱铭怡, Andrews B, 朱荣春,等. 大学生羞耻量表的修订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0, 14(4): 217- 221
- [12] 王登峰,崔红. 吸毒者的人格特点分析 [J].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03, 12(3): 215- 218
- [13] Tangney JP. Recent advances i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shame and guilt [J]. Am Behav Sci 1995, 38(8): 1132- 1145

收稿日期: 2008- 12- 15

修回日期: 2009- 01- 05